

戰時小叢刊之十五

戰時散文選

茅盾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藏書

書

戰時小叢刊之十五

戰
時
散
文
選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 | | |
|-----------|-----|----|
| 希望不要下雨 | 郭沐若 | 一 |
| 北平通信 | 周作人 | 三 |
| 十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 茅盾 | 五 |
| 給日本友人 | 巴金 | 八 |
| 月夜訪大場戰線 | 田漢 | 一一 |
| 四城記 | 林語堂 | 一五 |
| 友來話北平 | 老舍 | 二四 |
| 文藝在西北新區 | 丁玲 | 二八 |
| 慰勞漢陽傷兵 | 凌叔華 | 三一 |
| 勞者自歌 | 豐子愷 | 三六 |
| 盾鼻小記 | 曹聚仁 | 三九 |
| 神聖的工作 | 冰瑩 | 四一 |

| | | |
|-----------|-----|----|
|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 鄭振鐸 | 四五 |
| 祝福孩子們 | 阿英 | 四九 |
| 記歐陽予倩 | 趙景深 | 五一 |
| 日兵的信札 | 夏衍 | 五三 |
| 汽車夫 | 何家槐 | 五八 |
| 夜宿楓林橋 | 沈起予 | 六〇 |
| 沒有了家鄉 | 靳以 | 六四 |
| 逃難日記 | 陳子展 | 六八 |
| 寄東北同胞 | 黎烈文 | 七四 |
| 中國在鬥爭着 | 唐弢 | 七六 |
| 這不比強盜更可惡麼 | 沙汀 | 七八 |
| 入伍第一日紀 | 辛勞 | 八三 |

希望不要下雨

郭沫若

上海自戰事發動以來，救濟難民的事便成了嚴重的問題。開首的幾天，租界上的街頭巷口，遍地都是扶老攜幼的同胞，看起來真有點令人流淚。近來經各種社團的收容，遣發，流離的現象，漸漸和我們的目前離遠了。

法租界馬斯南路的國際救濟會第一收容所，聽說是救濟難民最有成績的地方，因為有幾位朋友在那兒辦事情，在一天的上午，我便起了心，到那兒去看看。

迎頭是一片空地上的四個大廠棚，入門在左側一個小棚內看見了好些年青的男女同志，圍坐在一條長桌的周圍，似乎在開會，大家都呈着一個愉快的面孔。

Y君看見了我，便把我向各位介紹了一下，跟着他便把我領着去觀察收容所的內部。

廠棚頂是篋席面的，罅穴頗多，漏着天光。草地上鋪着木板，難民們有的就在木板上睡着，有的薦以草席。這情形頓時使我生出了一種憂慮，萬一天下雨，却怎麼了呢？

據Y君說，所收容難民約一千約四五百人，大抵都來自楊樹浦和虹口方面。小孩，壯丁，婦女，在分組訓導。小孩最好，教他們唱歌，他們是非常愉快的。醫藥方面有天主教的女教士在所內從事看護。病人由廣慈及聖心兩醫院收容，聖心每日下午還要派三位醫師來診察。病人和嬰兒，每日上下午要給

一次新鮮的牛奶，火食掃除等都是由難民分組輪流担任。

難民雖然多是偃臥在地上，但的確相當有點秩序。廠中貼有字條，凡向來客索討錢物者，一經發覺即行逐出。足見初開所時難民有索討錢物之舉，但在我巡行的途中，大家以種種意義的眼光看我，卻沒人向我伸手。

所中的臭氣頗猛烈的。確有天主教的女士數人在勤懇地服務，她們那清潔的黑衣，雪白的衣領，的確有點像是天國中的東西。有的見着我，在臉上顯着歡迎的微笑，無言的目禮。

廚房也是棚廠，十幾位輪值者在三口大鍋裏攪着飯，在一架木台上切着東瓜。另一平列的棚廠裏有好些人正在用磚砌灶頭。Y君說，那砌灶的人也是難民。我覺得這些現象最好。

在一處草地上看見一位中年的母親，用一個土盆在替她的四歲光景的兒子洗頭。大家都是擁擠在自來水的龍頭邊，胡亂絞洗，她却遠遠離開了一羣人，把她兒子的頭，洗了又洗。這母性愛，使我潸下了眼淚。

走到有好些馬桶的地方。Y君說，洗馬桶也是全所人輪流担任，開首的幾天，男子們多說閒話，漸漸也就好了。

所中的壯丁究竟佔少數。據說，多是遭了日本兵的慘殺。日本兵在楊樹浦虹口搜索居民，凡壯丁則槍決之，婦孺老弱則驅逐出境那嗎，幼兒而喪失父親，老母而喪失壯子的悲劇，我相信一定是很多。

的。

他忽地在所裏巡視了一遍，在要走到門的時候，有一位童子軍袒開手本來要我簽名。我突然想到了「易經」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把這來寫在他的手本上了。

我自己本來是不信宗教的，但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天來。

我在要走出門時對Y君注意過一下：棚廠那樣稀疏，如一下雨，收容所中的難民豈不會要更加遭難嗎？

Y君說，目前正在盡力在棚廠四圍挖壕溝。

但這，我覺得是不能滿足的。因為那棚頂的篾席只能遮日，不能遮雨。

——用些帆布來蓋上，怎麼樣呢？

但我這個建議不見得會生效力，因為Y君是由日本回來的高等難民，在那兒替人服務而已。

門側又有幾位女教士在那兒調製藥品，她們的衣冠愈見激起了我的宗教的情緒，我在離開收容所的時候，就在我目前運着筆追記這回視察的時候，在我的心裏時時返復看這樣的一個祈禱：

——天老爺，希望你不要下雨。

(救亡日報)

北平通信

周作人

亢德先生：

旬日不通訊，時勢已大變矣。舍間人多，又實無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無事，可以告慰。此後如何辦法，尙未能定。北大本已休假半年，看來學校未必再開了吧。回南留北皆有困難，只好且看將來情形再說耳。交通不便，不能按時寄稿，乞諒之。

作人白

八月六日晨

亢德先生：

三十日快信昨晚始能接到，承念甚感。寒家係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暫苦住於此，紹興亦無老屋可居，故無從作歸計也。上海情形若何，不知何時能了結，尊處想尙平安。無聊中寫小文消遣，唯郵寄多阻攔，未能送呈，宇宙風近兩期亦不能寄到，想已經出版了也。匆匆不盡，順頌。

近安

作人啓

八月二十日

亢德先生：

今日下午得來電，承念甚感。發出不知何日，細閱似係廿六，七月則太久，八月又太快也。此間只能通電至天津，故不能覆。上海情形如何，亦甚係念。宇宙風四十六期，今天居然寄到，甚可感，但不知四十七期能發刊否。愚園路一帶尙平安乎？電報與匯兌不通，甚以爲苦。在此餘尙不成問題。梁宗岱君在南開開至今無消息，頗可慮。匆匆不盡。

知堂白

八月廿九

亢德先生：

十七日手書誦悉。宇宙風深以未得見爲恨。弟以係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難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現只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有同事將南行，曾囑其向王教長蔣校長代爲同人致一言，請勿視留北諸人爲李陵，却當作蘇武看爲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別位關心我們的人，至於有人如何懷疑或誤解殊不能知，亦無從一一解釋也。匆匆。

九月廿六夜 作人白

克德先生：

今日得廿二日信片，誦悉一一。八九月中曾寫幾篇小文，唯現在草稿不能郵寄，因似屬禁品也，如發表恐須在天下太平時矣。近來擬繼續翻譯希臘神話，却尚不知能否換得若干錢來耳。南方無處可歸，北大至今不開有正式辦法，教授留平者尙有三十許名，正在翹首以待校長之命令也。匆匆不盡，頌

近安

作人啓 雙十節前一日（宇宙風）

十月五日的上海西站

茅盾

這天下午三時，上海西站沸騰着無數的行李和無數的旅客，站內平時是旅客們候車的地點，這天在「候」的，卻是堆到天花板高的箱籠和鋪蓋。

「昨天掛了牌的行李，還堆在站裏呢——」「喏，那邊，你看，今天的麼，明天後天，說不定那天能裝出。」月臺上一個「紅帽子」大聲對一個旅客說。

這天是陰天，一列鐵閘車又緊挨着月臺，幾盞電燈放射着蒼白的光亮，其實，光亦不弱，然而人們總感得昏花。這天空氣中太多的水分，加之太多的人們噴出來的汽，大概已經在月臺上凝佈成霧，能看月臺頂的電燈，委實像隔了一層霧。

一盞臨時電燈像一個火黃色的牛奶桶，掛在一張板桌上，這是臨時的寫行李票的辦公處。圍着這辦公桌一圈的，是「紅帽子」，也有旅客。這一圈子以外，行李，運行李——不是鐵閘車而是進站的手車，川流不息地在往來，在跳躍。

「上西站」確是進入了「非常時代」；「上西站」，平時清閒慣的，這天（自然不值這一天）飽和着行李和旅客，也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人們對話，非粗起了嗓子是不行的。

「上西站」這天有稅關的職員的臨時辦公處，檢查行李，給報運的貨物開稅單。「上西站」這天有路警和憲兵在留心漢奸。

這天的「上西站」，飽和着各種各樣的聲音了：頂空，有敵人飛機的聲音；遠遠傳來的，有礮聲，敵機投彈的轟炸聲，甚至卜卜的機關槍聲；站外指定的狹長地段上，有無數候車的旅客們的嚷嚷聲，——爭執，抱怨，等得心焦時無目的的信口亂談，小孩子的啼哭，還有，警憲維持秩序的吆喝聲。

這天從早上起，大礮和機關槍的吼叫到處可以聽得；從早上起，敵機數十架輪番轟炸滬西；三架一隊的敵機幾次從西南來，掠過「上西站」頂空，有時且低飛，隆隆的發動機聲壓倒了「上西站」的一切嘈音。

大約四時半罷，三架一隊的從東北來，（那邊是牠們轟炸的目的地，）低飛了，直向「上西站」月臺上忽然尖厲地響起了幾聲警笛。站外，立着「持有京滬車票者在此集合」木牌的狹長草地上就捲起了恐慌的騷動；女人們抱着孩子們站起來了，人們在這時方知候車的「婦孺」竟是這樣的多！「坐下，不要動！」路警和憲兵們高聲叫着。

於是不動。動也沒有用。在「不動」中人們重新記起了這是「英兵警戒區域」敵人的炸彈大概不至於往這處投。

在「不動」中人們看着三架一隊的在頂上盤旋一匝，復向北去，又看見另一隊橫掠而過，於是，猛聽得轟轟兩聲，感得坐下的草地也在震動以後，人們看着東北方沖起了幾道黑煙。

「持有京滬車票者」集合隊伍的尾巴不斷地在加長，——增添的，不止是人也有這些人們的家當：包裹，竹箱，網籃，乃至洋鉛桶中裝着碗盞和小飯鍋。這是「家當」不是「行李」，所以牠們的主人們只想隨身帶着走，不去「掛牌子做行李」。暮色蒼茫中，這一行列在進月臺了，蠕動着，像一條受傷的蟲。這一行列，其中十分之八的人們都有一件「法寶」——挑他們各身的「家當」的扁擔或

木棒；這時卻不能挑，都豎將起來，步槍似的高射礮似的，搖擺着，慢慢地前進。

行列中有一男一女，女的抱了個不滿週歲的孩子，男的背一隻木箱，裏面是工具——他是木匠。他們沒有小包裏，也沒有破竹箱；那口工具箱便是他們全部的家當了罷？

另一個中年男子，長袍，油膩的馬褂，老鼠的眼睛和老鼠的鬍鬚，肩頭抗着個衣包，手裏提着小網籃，籃裏極極又又不知是些什麼，都觸角似的伸在籃口之外；他這些觸角，老碰着別人，但他老在那裏怪嫌別人碰了他。

淮海口音的一個婦人，腦後老大一個髮髻，扁而圓，武裝着不少的鋼針——這也許就是她糊口的工具罷？她像毫豬似的，使得後面往前擠的人們不得不對她保持相當的間隔。有幾個冒失鬼，伸長了頸子，往她這面擠，不止一次被她圍髻上的縫衣針拒退了。

夜色愈來愈濃，嚷嚷然推着擠著的這一行列終於都進了站臺，消納在車廂裏。月臺上走動的，只有穿制服的路員和警憲了，但燈光依舊昏花，像隔一層霧。

(烽火)

給日本友人

巴金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這一次是那個古老的城市在焚燒了。許多人的生命，許多人的財產會跟着這火化為灰燼，愛，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雲，散了，散了，一切美麗的東西全散了。

在南市有十萬以上的難民，鵠立在街頭等候租界鐵門的開放，爲的是逃避貴國「皇軍」的鎗刺。沒有水喝，沒有糧食充飢，他們已經在民國路一帶站立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不歇不盡的細雨，初冬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邊是快要吞噬一切的火光，一邊是冷硬的鐵門，你們皇軍的槍刺，又在不遠處發光。恐怖，苦痛，疲倦，寒冷，饑餓，使這些人在三四天裏就失了形。看見那無數的揮動着的手，看見那慘白的瘦削的面顏，誰能想到他們在幾天以前還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婦，子女呢？是什麼人使他們墮入在這慘苦的深淵？是什麼人奪去了他們的和平與幸福？××君，這你們不會知道的？你們知道的只是貴國的「皇軍」在那些廢墟上向世界誇耀軍事的勝利。你們看見的只是貴國軍官的得意的笑顏。你們的目光常常是這麼淺短的。

××君，我相信你們大部分人的忠厚與誠實，這使我能和少數貴國人士結了親密的友誼。但是你們中一小部分人的狡詐與狠毒卻是不可寬恕的。要證明那部分人的卑下的行爲，在華北和南方便有不少的實例。我想你一定知道，因爲你也曾遊過華北，住過上海。這個我且不說。但是無論別人怎樣花言巧語，你能相信在南市忍饑挨餓，家毀人亡的十多萬難民都是陰謀的抗日份子，而必須身受「皇軍」的「膺懲」麼？××君，我怕你會相信的。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都是安分守己的市民，從前並不知道抗日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從來不是抗日份子，但是從這兩天起他們就會變成那樣的人了。這切膚之痛會在和平的人民的心上留下一個不滅的痕跡。中國政府從前忽略了他們，而

你們的軍人現在卻用刀，用槍，用火，用大礮，用炸彈把他們教育了。產生抗日行爲的是「膺懲」。這因果關係你們應該知道。

××君，我知道在你們那裏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在做「征服中國」的好夢。記得幾年前九洲帝大教授某氏遊歷了華北返國後，就得意地發表了他的「中國必亡論」的演講。他的論據是十分奇特的。他在天津的街巷裏看見了一對夫婦的吵架，女的披頭散髮地哭罵個不休。做丈夫的却低聲下氣地對她勸慰。某氏說這是反常的行爲。從這反常的行爲他就斷定了中國的「必亡」。和這類似的事情是常有的。連大學教授的某氏也發出這種議論，可見你們的朝野是如何處心積慮地圖謀着中國的「必亡」了。但你們的論客還口口聲聲嚷着「中國無理抗日」的話。

××君，你應該勸告你的同胞，不要做征服中國的迷夢了。單用武力永久征服一個民族，並不是可能的事。單獨的民族的繁榮是不會久遠的，縱有一時的美景，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留下來的只是滅亡。能夠長存不朽的乃是人類的繁榮。這繁榮只能由各民族的聯合的努力來實現，而聯合的努力又必須立在友愛與互助的基礎上。你們的論客到今天還夢想着大和民族的單獨的「發展飛躍」。可惜他們不曾憑弔希臘羅馬的廢墟，沒有思索秦皇漢武的霸業，與夫拿破崙，威廉二世的雄圖。這一切只給了後人一點渺茫的憧憬，而變成歷史家舞文弄筆的資料了。那麼，你們的一批一批的青年兵士到上海到華北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君聽說熊本師團的一部分已經到上海作戰了。你是後備役，大概目前還輪不到你。那麼你遠在你那精緻的小屋中過你的書生生活罷。呵，我想起文姑兒給我的信函了：『已經是連蟲聲也靜下去了的深秋了。×先生在這樣靜寂的夜裏讀書的姿態還在我的眼前浮現。』這信函給了我一些美麗的回憶。我想起我從前在你那和睦的家庭裏度過一些恬靜的日子，我想起那美麗的友情，我想起那精緻的小庭園和在那裏看見的山下的奇麗的街景和海景。但這些都被礮聲衝散了。大礮橫在我們兩人的中間。大礮毀壞了我們所努力建立起來的一切，而且以後還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損害。但是你那精緻的小屋與和睦的家庭恐怕也難永久保全的。

所以你應該出來有所動作了。我並不來求助於你。我並不代表那無數受了損害的中國人民來求你們給一點同情。決不是這樣。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們的反省，希望你們起來和我們共同阻止那破毀人類的繁榮的暴力。

(烽火)

月夜訪大場戰線

田漢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一帶紅光燭碧空，驅車直過大場東。礮聲如吼槍如沸，全線今宵又總攻。

謝家才調經縱橫，屢向槍林策杖行。應爲江南添壯氣，湖南新到女兒兵。（冰瑩談前線生活）

甚興奮。）

寸寸安能委虎狼，拚將血肉作鋼牆，月明露冷啣枚走，無限森嚴壓戰場。（歸途見無數援兵啣枚疾過。）

因為大場之綫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綫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綫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線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燬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借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湖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車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鎗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车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竟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線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線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簷灰是那樣落着，但是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問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線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

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閩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遊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告，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餐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